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走進世界盃（三）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電視觀眾透過電視收睇節目時，對播映途中播放的廣告都習以為常，因為這是電視台的主要收入來源，如果一些不是直播的節目當然沒有什麼問題，觀眾都體諒愛看的節目被中斷一下；但如果直播節目的話，在很重要的時刻，突然腰斬去播放廣告，那真的是非常掃興。

按政府規定電視台每1小時可以播放4節廣告， 時間平均分配，通常大約12分鐘便有一次廣告，每節3分半鐘，但如果需要更改，也可以申請調動節數，所以我們在直播體育節目時通常也很小心處理，要在什麼時段去播放廣告比較合適呢？以直播一場足球賽事為例，通常我們會在界外球、龍門球或者球員受傷等時間去廣告，因為這段時間即使賽事進行中，足球會在中場較多，還需要一段時間才去到攻門，所以最好就利用這個時間播放廣告， 但有時事與願違；在播放廣告時如果有入球，那就只好待播放廣告後回來，馬上把這個入球時刻播給觀眾收看。想來我比較幸運，在之前負責直播足球這多年，未發生過有入球在播放廣告時段出現。

1994年世界盃TVB與ATV同時一齊轉播，播放畫面相同，在接收訊號方面TVB會比較優勝，所以畫面的顏色、質素都會較ATV好，收視自然就較高。在過往兩台也曾試過一齊轉播體育節目，通常TVB播放廣告時，ATV就會跟着一齊播放廣告，但在1994年世界盃，ATV一開始就宣佈足球比賽時間內不會播放廣告，這對TVB的影響很大，因為相對TVB而言，ATV的廣告是比較少的；而由於TVB有很多廣告，當一到廣告時間，觀眾定必不耐煩就會轉台。

因此當時TVB營業部馬上決定，世界盃直播第2場開始，足球比賽時間內也不播放廣告，這對觀眾球迷當然是一大喜訊。於是歷史就是從1994年6月18日開始，約定俗成了香港電視台直播足球賽事進行中不會播放廣告，廣告只能在開波前、中場休息及比賽結束後播放。

在1994年美國舉行的世界盃，大會也曾因播放廣告時間引起過一番討論， 過往世界盃足球開波時間是正點（即是準時搭正），該屆則是05分開波，這是遷就美國電視台播放廣告的時間，因為美國電視台付出的廣告費實在很高，可以說是天文數字；但美國賽會也遷就歐洲球迷觀眾觀看的時間，決賽則放在洛杉磯中午12點正開波，當時氣溫雖高達攝氏40度，但這是歐洲晚上黃金時間，安排這樣的時間可以方便球迷收睇，而這屆最後是巴西贏意大利，也是巴西第4次捧走世界盃。

在直播體育項目時，應何時播放廣告，這種看似很簡單的問題，卻很考製作人的時間決定，這也是一門學問，有機會再詳談。

守得雲開見月明

方寸不亂 方芳

誰會想到，也有不快樂的節日！每逢大時大節，愛花之友都會插盆靚花應應節，又會把作品發上插花群組分享，但似乎大家都忘記了插花。

剛過去的中秋節，快樂不再，商場居民大戰，街頭居民激戰，鏑射鎗、汽油彈，牛肉刀並非觀星、煲蠟、月餅刀，拳來拳往，血流披面，本應團圓和諧的中秋，又怎能快樂呢？如果有人送上「中秋節快樂」，雖不至贈慶，但肯定是行貨。

中秋節收到最寫實應景的節日祝福，莫如「中秋月，月中秋，但願我們心愛的家——香港，早日守得雲開見月明！」好一個「守」字，道盡了七百萬人的心聲。此外，「天上月圓，地上平安」、「願香港平安」、「祝願香港有一個平靜的中秋」，都是深層次的祝福語。

幾十年來，香港人無憂無慮，每逢節日必然沉浸在快樂氛圍，所以祝賀語也極其簡單直接，如「情人節快樂」、「中秋節快樂」、「萬聖節快樂」、「聖誕快樂」、「新年快樂」、「春節快樂」……除了「快樂」，似乎也找不到更貼切的賀語。經歷此番，相信更需要「聖誕平安」、「冬至平安」、「新年平安」了。

有平安才能有快樂，生活安定才有心情過節，因為暴亂，旅遊業奄奄一息，零售業重創，酒店減價、酒樓結業。以前「打好呢份工」就夠了，今天「保住呢份工」才是最沉重的。

雖然零售大割價，什麼外遊旅行團半價、鮑魚平價餐、服裝三折、書店清貨三折……「有着數」叫到拆天也沒有用，連工作也危危乎，又要供樓及供書教學，更要有計劃用錢，「着數」既是這麼近，又是那麼遠，在難關前「守」着，「撐」的日子也不遠了。

公正嚴明法官不會失尊重

七嘴八舌 小臻

從2014年非法「佔中」，旺角暴動事件一些組織者參與者獲得輕判，現場執法警員「被動式犯錯」受重判開始，香港的社會核心價值，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法治、光環已經在市民心目中開始褪色。再到今次反修訂《逃犯條例》風暴出現的案件判決，引起許多市民反彈，認為警察辛辛苦苦拉人，法庭輕輕鬆鬆放人，發揮不了阻嚇作用，反而壯大了激進示威者的膽量，認為「衝突、破壞」很小事，有有怕，愈演愈激烈，搞足幾個月。因此有市民在終審法院外示威，「促請法院，嚴懲暴徒」，達到止暴制亂。

香港法庭、法官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政府和民間不能干預法庭審案，亦要尊重法庭的判決。但市民有不理解的問題，為何犯法者要與執法人員權力均等？為何藏危險品、襲擊警察、故意破壞公物、無理毆打市民可以保釋、輕判？司法界人士能否指出根據哪些條例證明爭議性的判決是合理的？以增加市民的法律常識。

失望是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就只會發聲明譴責，「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指稱司法裁決是基於政治考慮……對法官或司法機構施加壓力、可能構成干預司法程序或藐視法庭。」

法官一直有無上的權威，因為市民相信他們公正嚴明，若然某些官做不到公正嚴明，判決超越正常人標準，自然失去市民尊重，這與藐視法庭無關吧。現實是目前有些司法人員給市民有這樣的感覺，是過往處理一件件案件的判決結果，累積而成。市民詬病法庭對於嚴重暴力衝擊行為過於寬縱，代表了法庭裁決與市民的價值觀落差大，司法人員非聖人，是否也要檢討自己的判斷是否客觀中立？你拋一句不滿可上訴，卻要當事人花多少金錢和精力。

李嘉誠先生講：「法律不外人情」也是中國人常有的心態，但在香港好像電影上才見到，在司法界好像很少理人情的角度，否則服務警隊幾十年，本來休班也因人手問題出來執勤的朱經緯竟要坐監。不敢批評香港法律不公正，但在港打官司似乎律師的辯護才佔很重要因素，所以有錢請叻的律師打官司，勝算更高則是事實。

另外，大家有沒有想過撐警市民和紀律部隊成員為何那麼抗拒「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而激進派勢力不斷要挾政府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爭論那麼大，是「獨立調查委員會」未能建立「真獨立、夠公正」的形象？往往這類帶政治、社會議題性質事件，調查出來的結果給人的印象是，對犯罪者較寬鬆，對執法者嚴苛，最後會影響法庭的判決，成為鉗制警察一道閘。相反，犯法的人視「獨立調查委員會」為一根救命草，從而有「司法打救」的幻想。

法律界縱容青少年暴力又是否真對他們好？你會害他們愈陷愈深。亦很想問一句，你們覺得維護某小撮人的「人權」重要，難道維護社會安寧不重要？止暴制亂需要執法部門與司法部門一齊做，法院判決需發揮阻嚇他人犯罪的作用，才能令社會回到正軌，否則執法部門與司法部門不需存在。期望無論是「獨立調查委員會」、「司法人員」能做到真正的獨立、公正；彰顯大部分人認同的社會公義，才值得港人引以為傲。

製素還須有素心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中秋節吃肉多了，追月之後，不想太多脂肪堆積腸胃，為健康着想，通常很多家庭總有幾天吃得清淡。清淡，那就莫如吃素。

喜歡包裝素肉已成潮流了，為了方便素食人士，多種配料合成的包裝素肉便多到鋪天蓋地，名堂也日新月異。可是看過消委會早前測試包裝素肉的報告，長期素食者就看傻了眼，不是嗎？

三十五款樣本中除了十分之六過於「高鈉」，營養成分標籤亦未完全符合「食安中心」指引，最嚴重一款總脂肪含量還超標八倍。

其中一款樣本還驗出豬和魚的基因，豬鮮加魚鮮，當然好味道了，如果難得糊塗，沒想過其味來源，吃過大讚豎起大拇指，看過消委會的報告，那種「被還俗」的滋味，就算吃過不至於動凡心也不免尷尬吧，尤其是習慣長期茹素的佛教徒，一定更感覺到給人「打爛齋缽」般渾身打疙瘩。

三款標示「奶素」的樣本驗出雞蛋成分也近於惡作劇，六款驗出含有防腐劑而無標示，製素者佛心就不夠虔誠，其中一款標示每一百克含2.3克蛋白質，但蛋白質含量竟然近乎零，也等同犯了誑語大誡，以上那麼多問題，標籤為眾生健康而經營素食的食品商，真要反省了。素食未必健康，近年營養專家多已發現，相信是坊間素食經營者為了討好食客，烹調時「心狠手辣」落重味精和油糖。

什麼素雞鵝鴨可以弄出不同味道，便知當中脫不了激素調味品，看今日仙風道骨虛雲和尚般飄逸的出家人少，胖頭大亨形象的和尚多，便可推想到今日出家人有機素菜吃得少，激素素肉吃得多了。

其實素食者能夠在家用膳，避免包裝素肉，也可吃得簡單清淡，而且素類食材多的是，銀杏/磨菇/枝竹；海帶/紫菜/玉米；蘿蔔/淮山/豆泡；蓮藕/百合/露笋……燒開水灼熟後加點菇粉少許油糖，只要調配得宜，味道不俗又吃得健康。

■原色原味，吃得更精彩。 作者提供

涼風起天末

大地遊走 耿艷菊

秋意瀰漫。草樹依舊崢嶸，到底是已見蒼老之色，葉片周圍或捲起或枯乾無力。狗尾巴草搖曳，風燭殘年，陽光下細瞧，針尖似地泛着銹紅——那是它開的花，像老祖母想起舊事時，滿是皺紋的臉上漾起的淺淺喜悅，淺淺憂傷。天空淨明，高遠無休。相熟的人見面都急着說，天涼了，要添衣。言辭間處處是秋色。

思想也趕來湊熱鬧，一派秋天的氣象。屋子裡收拾家務，電腦前坐下寫字，腦海裡晃悠着多年前的老課本。記得清晰，就在一篇課文的後面點綴着海子的一首小詩：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鷹在集合，神的故鄉鷹在言語。秋天深了，王在寫詩。在這個世界上秋天深了，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近來的日子，這首詩如影隨行。想它的時候，我內心裡有時候像秋天的長空一樣，萬里無雲，明淨如洗。有時候，內心的悲傷又像秋天的一潭靜水，暗湧流深。秋天深了，季節深了，歲月深了。

郊外的蘋果園掛滿了纍纍碩果，葉子稀疏，遠遠地就看到滿園蘋果豐富。門前的石榴樹上紅石榴端莊大氣，恣意安然地倚風自笑。昔日鬧哄哄的一樹繁花留在了過往，世間萬物都在以成熟的姿態活在當下，眉目清晰，端然疏朗。所以，海子說，在這個世界上秋天深了，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海子的內心是憂傷清明的，而我是矛盾的，左手之矛，右手執盾，茫然無措。

得到的是一捧歲月壘疊的年齡，喪失的實在太多，錦瑟年華，澹蕩好時光，一份感情，一段友誼，都再也尋不着，回不去。春走了，夏去了，到來的世界是一派秋高氣爽，豐收的好景象。而青春已逝，奔走在人生之秋路上的我卻不曾如自然季節一樣秋高氣爽，如植物，如門前的石榴樹憑着收穫的底氣自在地倚風而笑。傍晚出門，秋風起，涼意襲身。望着身邊清曠的景象，杜甫的一句詩總要固執地蹦出來，然後我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和着秋風默唸：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這是《天末懷李白》，當時李白因永王李璘謀逆案牽連繫獄而至長流夜郎，途中遇赦還至湖南，杜甫賦詩懷念友人。

秋意蕭蕭，我唸起這樣的詩句，不知道該想念誰？似乎一個也沒有，似乎又有很多。一段路途，總能碰上幾個脾性相合的摯友。到後來也總要離去，總要散場。一場開始一場離別，該喪失的早已喪失，得到的也會失去。及至多年後，散落在天涯，活在各自的江湖裡，遺忘或偶爾想念。到最後，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想懷念的人，茫然無措的想了半天，山長水闊，一個也沒有。那就唸給自己聽吧。

這句詩的後面是：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海子終究看得清明，早早結束了年輕的生命。喪失的已喪失，得到的未得到。而若我般的凡夫俗子，到底是懵懂的，貪戀着塵世間那相聚時的點滴暖意，明知道前面是江湖秋水，偏要一意孤行。

在這個世界上，得到也好，失去也好，到頭來不過「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執着於得失，一切都是自尋煩惱。

秋蟲有清音

百家廊 扶雲

中秋是一個豐收的時令，蟲兒們卻在唱惜花歎春的曲子。聽秋蟲在秋夜裡聲聲鳴叫，彷彿是聽孔子講不捨晝夜，聽峨嵋山的法師講解禪心，讓我的內心緊縮之後變得廓遠，因着秋涼的沉靜被洗滌，像似秋空和秋水一樣。

中年的我，有幾年很是熱衷法布爾的《昆蟲記》，可惜此後，除了聽到秋光裡蟋蟀的淒清鳴叫，聞到蜻蜓飛過頭頂的草色醇香，對那些細小的生靈，我幾近相忘。雖然很長時間沒有讀法布爾，但我還是記得那個法國長壽老頭的昆蟲王國。

秋蟲，就像秋天一樣，遼闊中交融着豐富與淡然、喜悅與淒涼，那種難以言明的情緒總在心頭縈繞。

一位朋友曾捉到一隻瘦小的蟋蟀蹲伏在廚房角落裡，因為驚懼，牠的清脆而響亮的聲音戛然而止。朋友和我提起此事，我笑着說，你打擾蟋蟀作詩了。

蟋蟀是唐朝的李白，黑夜是牠飲不完的酒。噫！秋蟲與秋夜之相悅，是把深情寫在紙上的那種感覺。

前兩天去母親家，住在那裡。窗外的一棵小櫻桃樹下，秋蟲不停歇地吟唱，我不知道哪一聲鳴叫是海子的，哪一聲又是北島的，密密匝匝的櫻桃葉子看過去——是無數沉醉的耳朵。

陳嘉瑞兄曾寫過一篇文章，說每年窗頭小樹下的秋蟲，常常叫的位置很少改變，令他疑惑是不是去年的那幾隻。早秋，蟲兒們試出了第一聲，然後就是洋洋灑灑的詩會。難道詩會能夠跨越寒冬，甚至連詩人們的桌位也沒有改變？我想，去歲的秋蟲雖然死了，但詩魂尚在，秋蟲的後代還會把秋興演繹下去，那是牠們愛情與生命的吟誦。

還曾讀過一首有關秋蟲的詩歌，題目叫《為何不帶秋蟲回家》，我臆測這裡的「家」是人的心靈的家園。你想啊，秋蟲的詩會多像李清照的詩詞專場，牠可以把人們一顆顆濁躁的心變得一點一點清澈起來。難怪有人說，徹夜的蟲鳴好比山頂銀河傾瀉的水，洗滌着那些仰望天空的人們啊……

秋蟲就是禪修的一種，雖然細微，但非常沉醉迷人，即便有些冷寂，但那種專注、那種深情，可以讓人的身心澄明起來，那是秋的暗語與玄機。一鳴三千里，都寫在一個人又一個人的心弦上，恰似「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境界。

秋蟲有清音，牠們不嘲笑什麼，只是把生命裡低沉的基音和高亮的泛音用斷續的詠歎表達出來。秋蟲清音的高與低，唱與停，融匯在秋空的高渺與周遭的寧靜裡……的確，只有這種微小的生命才能發出這樣的聲音，那是一群執着靈魂的美妙合唱。

記得，幼時對靜寂之聲敏感。那秋蟲、那鳴叫、那聲韻，還有那種說不清的淒淒切切，每晚悠揚動人地響着，令我異常着迷。從立秋開始，秋蟲們日復一日踩着灼熱夏季的尾巴，把秋意譜成深夜裡長長的絃歌；在明耀的新月下或徐緩的涼風中，有意無意地靠着枕，聽蟲兒們的合奏，足以撼動淚濕的心情。這種種心跡，現在回憶起來，那份親切似乎與年俱增了。

對秋蟲的聲音，何以如此鍾愛呢？難道說牠們的演奏是一川清凌凌的融水？是啊，秋蟲的清音，在自然中匯入了無盡的神妙，於是眾妙畢集，各抒靈趣，我自己也有點兒說不清道不明。反正，每當沒聽到秋蟲之聲，便會莫名地想流淚，生出難於言說的慰藉與寂寥。我的心情，彷彿遠離了床榻，沉浸在思慕與懷戀之中。這些蟲聲裡會有李白的感歎、杜甫的傷懷、李商隱的微唱、李煜的低泣，酸酸麻麻的，卻有非常永恒的心境。

夜沉沉地睡了，只有往昔真摯而柔韌的聲音，宛若秋水的微瀾一般顫動不已。我不能忘懷於秋蟲之鳴，任由秋蟲是先哲心聲餘韻那般繚繞着，似動不動，似淌非淌，用牠不懈的努力——融化我敏感多愁的心。聽得久了，我如同羈旅返鄉的遊子終於踏上故土，又似憶起與詩心碰撞那一刻的會心之笑，既有幾分陌生，又感到舒暢和親切。因有秋蟲在耳，自己的情感得以恢復本來的純淨。

不知多少次，半夜從睡夢中醒來，聽見秋蟲的哨子還在奏響，只是有一點兒瑟瑟的冷意。當這涼意微逗之時，我心中總是疑迷：這是不是「紛披燦爛」的《廣陵散》遺篇？是不是唐末黃巢《不第後賦菊》的「我花開後百花殺」？這時，我的心——像夏日河面上的巨蜻蜓時停時飛，驚駭般地睜大了眸子。從一個文化記憶駛向了另一個橋頭，猶如駛入了夢境；夜半秋蟲清音——於我，彷彿是一個個的新發現，引發深切的共鳴。

秋天氣溫日漸降低，蟲音那冷靜而又清澈的質感，如秋月般潔白純淨，如月光般水銀瀉地，如秋風般涼意深沉，亦如秋風般了無痕跡。一江秋水罷盡凡事，又撫琴訴諸如水流。斷橋秋堪憐，舊夢恨愁天。獨自淒涼憑誰問，夜月萋萋塵弦生。故國華年，那堪片片韻腳。此心、此情、此景、此夜、此風、此人……明月不諳離恨苦，蟋蟀頻扣響心門。

聽秋蟲之聲，最有情味，如同古老編鐘一樣傳來的悠遠的音。牠讓秋夜深邃起來，故人西辭的曲子飄在心中，荷漸把夢攥成一顆顆蓮子。湖上風中，似有清板的唱腔，幽幽閃爍的螢火蟲兒，穿越過優雅的蟋蟀聲。似有一種通人性的親切感和人情味在空氣中瀰散，那音色裡蘊涵着無可形容的脈脈深情。

那悠悠的聲音彷彿有了倒影似的，一身靜氣地走着，值得我們去用心細細品味。如果有雅興，不妨披一件袂襖，一個人走進這秋野之夜，此間月光清亮、露水清涼，蟲鳴清越而密集，蟋蟀、蟈蟈、金鈴子的清音一起傾倒而來，卻絲毫不紛亂，婉轉纏綿，喃語不盡。我甚至能察覺到，家中秋蟲的低吟淺唱，已與明月之下田野裡的噪噪天籟，交相共鳴，合成了一處旋律。

我不禁潸然淚下，倘若此時有人問我：「秋蟲的聲音如何迷人？」我會靜靜地說：「在這聲音中，不僅領悟到各種美妙的聲音，而且可以聽懂你自己。」

那種清音，不獨是蟲兒的聲波，還有歷史的音色、心儀之人的音容，也無疑是我鍾愛的聖人孔子和峨嵋山法師的聲聲諄諄教誨、句句金玉良言。因聲聲不息的秋蟲清音，能把自己的那顆心讀懂、讀透，該是身為人最幸福的事情了！

生活的本相

琴台客聚 伍呆呆

想承認自己「老了」有點難。

然而這些年來，我卻不得不承認自己的確是有點「老了」。大抵「老了」的表現便是結交的朋友愈來愈少，身邊留下的，僅是熟悉多年的屈指可數的幾個面孔；另外便是愈來愈不願意外出，寧肯安靜地呆在山腳一隅的家裡種花、看書、寫字，也不願意多踏足熱鬧的城市一步。

這個中秋假期，原想如往年一般躲在山裡「避節」，卻得知好友金瓊策劃了「本相銀鹽攝影藝術展」，於是便破天荒地在假期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擠進了城，到鬧市中的羅湖美術館參觀了在數碼時代仍舊堅持用膠片攝影，並自己用銀鹽沖印的幾位攝影師的作品。

我對於攝影一竅不通，連同行的茉莉姐姐都嫌棄我的攝影技術不好而不肯讓我給她拍照，對於攝影師介紹的已經快要被現代科技淘汰了的老舊的沖印技術更是如聞天書。如此，只能直觀地欣賞那一幅幅被裝裱在畫框裡的作品，一面聽參觀者們討論構圖、光影云云，一面去感受攝影師鏡頭下想要表達的所有的一切……到最後，作為策展人的金瓊對大家雲淡風輕地一笑：不過是借「展」讓朋友們聚集到一起玩玩罷了。這才是「本相」的本相。

金瓊不是攝影師，亦不是專業的策展人，她上學時學的是油畫，本想成為畫家，後來卻做了軟裝設計師，又因為喜歡室內設計和迷戀故鄉的美食，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開了一家名為「皖廚」的餐廳，餐廳被他們裝修得設計感十足，來自江南水鄉的地道的美食亦吸引了眾多的「吃貨」成為皖廚的忠實粉絲。

這一來，「無心插柳柳成蔭」，原本只是金瓊和朋友們業餘玩票的皖廚一發不可收拾，一家接一家地開起來，在深圳開成了頗具影響力的連鎖餐廳。每一家皖廚都由金瓊親自設計，大到餐廳的整體裝修，小到餐桌上甚至碗碟裡的擺設，都融進了金瓊點點滴滴的心血。到過皖廚吃飯的朋友們都知道，在皖廚，不僅僅是精緻的食品給人帶來味覺上的滿足，單單是坐在舒適雅致的環境中，喝着茶，看看牆面上掛着的金瓊自己畫的畫，寫的字，已是一種極致的享受了。

在尋常人的想像中，這樣的金瓊大抵會是一個風風火火的女強人，卻想不到她是一個極纖弱的，彷彿不食人間煙火的，如詩如畫般清新美麗的女子。她留了一頭及腰的長髮，因為喜歡老物品，她耳朵上的墜子，手腳上的鐲子，膀上的臂釧等古老的飾物又讓她在長髮飛舞之間，渾身充滿了神秘而又浪漫的藝術氣息。

與金瓊成為好友，是因為我們都住在村子裡，都喜歡在把自己抽離鬧市之後就迅速地回歸山裡，只有回到村子裡，才會覺得渾身自在，心中安寧。不同的是，我住的村子在山腳下，離市區頗近，金瓊所住的村子在山上，離市中心還有幾十公里。和我在我的村子裡安靜地寫字一樣，她亦在她的村子裡寫詩、畫畫、種花、養貓，有着更為純粹的寧靜。

生活的本相大抵就是這樣，在歷經了鬧市的繁華喧囂，我們還可以尋到一方淨土，還可以安靜地去守護自己最初的心。